

一枝白丁香

44.572  
C13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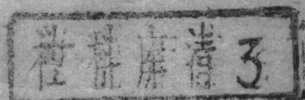
639351

# 一枝白丁香

中短篇小说集



10009882



包俊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 一枝白丁香

包 佳 俊

☆

广 西 民 族 出 版 社 出 版

(南宁市七一路)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语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28 10.642印张 180千字

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0138:63 定价: 1.58元

## 虎 门 “犬” 子

1955年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骑兵独立团团  
长扎拉森，年近二十四岁，戴上大盖帽，穿上校官服，马靴  
油光锃亮，一扫过去寒酸相，顿时威风凛凛起来。肩章上两  
道杠、两颗星，在肩膀上显得沉甸甸的，象两团火烧着他，  
闪发光的肩章不能摸，摸起来准发烫！

从列兵到上士，戴的都是船型帽，见了扎拉森要立正、  
敬礼；从准尉到少校，见到年轻的中校，羡慕、敬佩、眼  
红、心里酸溜溜的，各有各的心情。扎拉森挺胸、扬头，脚  
底下发出卡哒卡哒马靴敲击大地的声响。从十几岁起抡马  
刀，他那两道杠、两颗星可不是轻轻松松拾来的。

走上街市，扎拉森一脸威严，目不斜视。那时的姑娘们  
正时兴唱“红莓花儿开”、“莫斯科郊外的夜晚”，穿的连衣  
裙也以不标准的俄语称之为“布拉吉”。她们一眼看清扎拉  
森肩章上的杠，再看清豆豆（星），于是，一双双眼睛里燃  
烧起炽热的光焰，胸中涌起难以遏止的感情的潮水。扎拉森  
虽然目光向前，但本能地感受到了那些目光，心中的优越  
感、自负，通过马靴的卡哒卡哒声显示出来。

除夕夜，军区文工团慰问演出，独立团的男子汉们，对  
姑娘的歌声，报之以巴掌拍疼了的掌声。文工团中一  
位名字叫奥丹的姑娘，独舞出场，全场便一片安静。对蒙古  
民族不大熟悉的人们，以为蒙古族姑娘个个长得傻大黑粗，  
岂不知漂亮的蒙古族姑娘，也会让小伙子们意荡神驰。奥丹  
翩翩起舞之前，是少女纯洁的微微一笑，双眸中的亮光，一  
下子射进前排居中就座的团长扎拉森心中，只这一道亮光，  
就让团长在马背上养成的威风减了几分。再一看那轻盈的舞  
姿，心中的优越感便随之消逝。随着奥丹舞姿飘逸，扎拉森

不知不觉感到轻飘飘起来，姑娘含笑谢幕下台，扎拉森的心也随之而去。

演出结束，独立团首长照例宴请文工团团员们。团政委致感谢辞时，扎拉森团长的目光寻找那位独舞姑娘。驰骋疆场的老骑兵战士扎拉森，仿佛不知道人世间会有什么障碍，以团长身份敬酒时，不先向文工团团长敬酒，一直走到奥丹面前，弄得奥丹的面孔和高脚杯中的红葡萄酒一样红。

“你的舞跳得好！我这骑兵团长——被你征服了！”

扎拉森丹田气很足，粗声大噪，举座震惊。最担心的是文工团长，他怕自己团的台柱子，成为骑兵团长的“俘虏”。团政委也不安起来，这样庄重的场合，真怕团长有失大。

扎拉森只是和奥丹轻轻碰一碰杯，便转身向大家说道：

“文工团员们！我们骑兵在战场上，是铁打的汉子；但是听歌、看舞时，也有一副柔肠。要知道，我们南征北战，不就是为了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人民，能自由地歌唱、自由地跳舞吗？为了赢得解放、赢得和平，我们才跃马扬刀、一身是胆。刚才，听了你们的歌、看了你们的舞，更让我们珍惜和平。我们要苦苦练兵，对得起你们的歌舞，保卫你们的歌舞！”

掌声四起。扎拉森的讲话并没有走板。回到座位上，目光再不射向奥丹。文工团长放了心，骑兵团政委定了神儿。奥丹捂着热辣辣的脸低下了头，怀里象揣了个小兔儿。

宴会间，响起俄罗斯舞曲《灯光》，原歌曲是唱一位苏联红军战士，远征前遥望心爱姑娘的有灯光闪耀的窗口。军官们和文工团员们在除夕夜跳起舞来。戴着中校肩章的扎拉森，以绅士风度第一个邀请奥丹跳舞。深夜的舞曲，伴着扎拉森和奥丹的悄悄话。

“明天，放假吗？”扎拉森也懂小声讲话。

“元旦，只放假一天。”奥丹脸发烫。

“明天到我这儿来，别让你们文工团长知道。”

扎拉森迅雷不及掩耳地下命令。

奥丹舞步不再能合音乐节奏，校正舞步时，踩了扎拉森

一脚，女式皮鞋的前掌鞋印，印到了锃亮的马靴上。随后，奥丹火烧火燎般退出舞场，穿上漂亮的女军用大衣，肩章上的五线谱在闪光。明天，将是新年第一天。

元旦，骑兵团长的宿舍里充满了香水、雪花膏味儿。这是一次闪电战，骑兵团长的攻势是女文工团员防不胜防的，在不到十分钟的寒暄之后，两人便一起走出部队营房，走向冬日郊外冰冻的小河旁了。铺着白霜的田野、干枯的树枝、环绕在农舍四围的乌鸦、啮草的山羊、跑着的小狗、公鸡追逐母鸡发出的咕噜噜声，都将年长月久地印到两个人的记忆中。骑兵团长以战马上扬刀疾驰的气势，神速地冲破了姑娘的羞怯、矜持、高傲的各道防线，黄昏时，手拉手走近营房，在哨兵的视线内才分开手。

“到我房间里坐一坐吧。”扎拉森请求。

“……”奥丹答应了。

按照团长命令，警卫员早在团长宿舍的桌上摆起了酱牛肉、蛋糕、桔子汁儿、葡萄酒、罐头……扎拉森把自己的洗脸盆放到床下，板起面孔说：

“对不起，从现在起，到明天早晨六时，你被囚禁了。我把你反锁到这屋里，明天，我再来解放你。你的任务是：吃饱、喝足、睡好。噢，有什么‘情况’，这儿有盆儿……”

扎拉森不看奥丹吃惊的脸色，转身出门，卡哒一声，门被锁上了，心中萌生起爱情的奥丹，突然掉进了闷葫芦里，这是怎么回事儿？

扎拉森随后到了政委宿舍，和原则性非常强的政委先回忆两人的友谊，又畅谈对未来的理想，元旦夜谈话自然少不了芳醇的美酒。政委被团长欢乐的情绪感染，也逐渐兴致勃勃起来，午夜时分，两人手挽手唱起了蒙古族歌曲《战马之歌》：

解放祖国的战斗里，  
我和我的战马日夜在一起，  
在那激烈的战斗中，  
我和我的战马从没有分离……

带着一腔豪情、十分醉意，两人和衣同床而卧。

早晨，六时之前扎拉森从睡梦中象是听到冲锋号一般猛地醒来，捅醒了政委。政委睁着惺忪睡眼，只见骑兵团长严肃地看着他，并向他报告：

“喂，我亲爱的政委同志！我要向你正式汇报一件大事。到时候，你要为我证明，我这一夜是和你同床而卧的。我爱上了文工团团员奥丹，自作主张把她锁在了我的房间里，这件事该怎样收场，就看政委怎么和军区文工团交涉了。”

政委不相信这会是真的，尾随扎拉森一起打开了团长宿舍门上的锁，只见奥丹正梳理那一头蓬松的黑发……

事情自然不能张扬。扎拉森并没有违犯军纪，娶奥丹已搞成既定事实。骑兵团政委被迫出面，与大发雷霆的文工团长反复交涉。军区政治部主任把扎拉森中校狠狠批评了一顿，也明白生米熬成了熟饭。按照规定，文工团员不能恋爱，更不能结婚。文工团团长“杀鸡吓猴”，在文工团全体大会上宣布将奥丹除名。被除名的奥丹，把她的名字和扎拉森写在同一个户口簿上。扎拉森气气怩怩地对新婚的妻子说：

“我，骑兵中校，养不活一个老婆？还用你蹦蹦跳跳去赚那一壶醋钱？”

自此，扎拉森中校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和美丽的妻子奥丹骄傲地走在一起，他卡哒卡哒的马靴声，以女式高跟鞋的卡登卡登声来伴奏。

和平岁月的生活节奏，大体上是自然流畅的。一年多以后，他俩有了一个以红霞——乌兰托娅命名的女儿，到小姑娘刚刚会跑的时候，一个胖小子问世，命名为照日格图。再后来，照日格图又有了一個小弟弟，小弟弟后面又有了一個小妹妹。两男两女，都是可爱美丽的小宝宝。奥丹，汉语就是星星，扎拉森把心中的爱情都献给了这颗星辰。四个宝宝，自然是他俩的掌上明珠。

“哼，这辈子，该满足了。”

扎拉森体味到了人间的幸福和欢乐。

对人生生涯的沟沟坎坎，他想得很少。

## 二

1973年最后残存的几天，1974年一月一日零时要冻结招工指标的消息不胫而走。塞外一百多万人口的大工业城市B城，有门路、有关系的人们立即紧张行动起来。小轿车、小吉普、大轿车、大卡车、三个轮儿的摩托运货车、自配的泵车、手扶拖拉机、以至于消防用车，都调动起来，四面八方涌向劳动局。医院里的医生用自己神圣的签名开具各种证明，学校里的毕业证书被私自签发，土特产品和短缺商品变成了各种加盖了公章的手续，拿到劳动局之后，填上几张表，盖上被誉之为萝卜头的大印，就可以使一个无职业的青年，成为国营企业的工人。为了让一切合法手续赶在一月一日零时前办妥，人心紧张、车轮飞转、交易频繁。

一月一日零时前劳动局热闹非凡的场面，很快变成全市街谈巷议的中心，在办妥了手续的人家正摆席举杯犒赏帮忙有功的人们之时，没门路、没关系的人们纷纷写信告状。民愤难平，上面只好做出认真查处的决定。B城革命委员会被迫召开紧急常委会采取应急措施。

劳动局长必须撤职了。中心议题是选谁当新局长收拾劳动局这个烂摊子。

哑巴会开得粘粘乎乎。常委们哪个不明白形势？即将掀起批林批孔高潮，谁愿意因为提错一个人选，和孔老二连在一起栽个筋斗？

老头儿常委们等待少壮派（结合进班子的造反派代表人物）先张口，少壮派又要在这关键时刻考验哪位老头儿是儒家，哪位是法家。上午的会闷了豆干饭，没人先开腔。主任无奈何宣布休会，下午会再议，但定了个调子：

“劳动局这个局面不稳住，要影响全市‘抓革命，促生产’，很明显是个路线问题。要选虎将把把关，要不然压不住阵脚。组织部长要提个拟选名单吧？上面还催我们写出‘突击

招工’的调查报告哩……”

常委兼组织部长被点了名、将了军。脑子里转开了走马灯。虎将把关？折腾了几年，当干部的恨不得变成老鼠钻进洞，谁还敢有一点虎虎生气？哪里去寻虎将？中午饭自自然然少吃大半碗。

下午会开始，组织部长出于无奈，先开口，提出名单：

“要选‘虎’将，只好把扎拉森排在第一个了……”说完，左顾右盼，先看少壮派眼色。

少壮派副主任绷着面孔没表态。老头儿常委们听到扎拉森的名字心中一亮，但连个头儿也不敢早点。会议又是沉默。

扎拉森这时正是四十三岁，根正苗红，没有一点黑疤的“红五类”，历史上无叛徒、特务之嫌，是我军战士、军官出身，查祖宗八代也找不出碴儿。老婆徐娘半老，仍然美貌出众，扎拉森压根儿没有寻花问柳的劣迹。扎拉森还没等到在中校肩章上再添一个星星，就因为肝火太盛，把骑兵独立团的“独立”成份搞得太重，对上级领导说顶就顶，说撞就撞，转业安排到了B城。年轻军官很有资历、魄力，但鉴定中有致命的一句：处理问题武断，不善于处理上下级关系，不适于在要害部门担负主要领导工作。组织部为此把他安排在市体委当主任。谁料到，一般人当这个“弼马温”的角色不显山不露水。他却大刀阔斧、雷厉风行、搜罗人才、从长计议。上任不到五年，硬是把全国摔跤、射箭、赛马、马拉松的冠军或亚军夺到了B城运动健儿手里。体操、航空模型、马术、马球、游泳、举重各项运动也由无到有发展起来。航空模型队员最争气，“三级牵引”创了个世界纪录。扎拉森威名大震，自治区首长发现这个当年骑兵中校不是一般人才，指名要调他到自治区，委以重任。可是市里已舍不得放他，为了抓好市治安工作，内定要让他任市公安局局长。还没宣布新任命决定，“文化大革命”大风暴已劈头盖脸地刮了起来。生拉硬扯，把扎拉森与贺龙元帅挂上了线，被押上台，成了B城体育战线的罪魁祸首。

扎拉森站在台上挨批，他培养的业务尖子登台批判。幕

委主任报以宽容的微笑：这些小家伙，挂上奖牌还说我坏话，爹娘能让你这么干吗？他也知道小家伙们念一阵子稿儿，就拉倒了。苦头在后面，全市“黑帮”上台示众，他也“陪绑”，还逼他承认自己是B城体育战线的修正主义路线代表人物。老骑兵战士来了犟脾气，十万人批斗大会上，他丹田气十足，扯开了大嗓门，威风不逊色于在战马上的喊杀声：

“我扎拉森是革——命——战——士！”

十万人群为此骚动，红卫兵小将一拳打得他鼻血直流。他不减音量，吼声似虎：

“我扎拉森有功无罪！共产党万岁！”

那种凛然正气，使十万人群感受到共产党人临危不惧的高风亮节，心目中牢牢记住了这位体委主任的大名。当红卫兵小将又要挥动拳头时，人群中已爆发出“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抗议之声。可怜他美丽的妻子奥丹，正在会场角落，与四个宝贝儿女，看着自己心爱的骑兵中校置于“罗马斗兽场”上，扎拉森鼻中流出的鲜血与奥丹的泪水齐流，扎拉森雄壮的口号声，激励着她的斗志，她誓与高呼“共产党万岁”的丈夫同生共死，要让四个儿女都当爸爸这般的铮铮硬骨的大丈夫！

红卫兵小将并不个个都是青面獠牙。其时正值风云变幻，有那“一心为革命”的小将，议定他是最理想的“革命领导干部”，四处奔走，内查外调，写出了扎拉森响当当、硬梆梆的光荣历史，要让他“亮相”，一心想要把他推进“三结合”班子。扎拉森被解放后，看到自己崇敬的元帅被炮轰、打倒，自己的上级、战友都在劫难逃，感到前所未有的心灰意冷，六神无主。靠当军医的老朋友开出部队医院的诊断书，或进山打猎，或下河捞鱼，一家老小，一年四季有山珍“河”味，求了个自得其乐。后来被打发到五七干校，常以中校的老资格教训排级干部的军代表。因他为人耿直、说话公道，五七干校中的原市委、市人委的当权派们都很钦佩他的浩然正气，年轻的军代表在了解他之后，也对他的教训不恼不怒，时间一长还成了好朋友。

扎拉森能出山当劳动局长，很中老头常委们的下怀。正值多事之秋，主任心中的理想人选正是这位蒙古族、年富力强、历史清白、有胆有识的骑兵团长。大家只等少壮派副主任先表态。少壮派副主任当年曾是市里的跳高运动员，和扎拉森有过庆功宴上几杯酒的交情，他估计扎拉森掌权是“中性”人物，不会使造反派的权力受到威胁，便点了头：

“扎拉森同志是可以安排的，在工作中逐步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吧。”

主任看到常委们都点了头，便拍了板，

“那就发文件吧，扎拉森任劳动局局长。”

那年头开什么会，能不走风漏气？第二天，B城街谈巷议的头条消息：挥马刀的扎拉森，当劳动局长啦！

为人厚道的革委会副主任，原市总工会老资格的主席，分管人事、劳动、群众团体~~的~~官鸣，坐小汽车专程到五七干校向扎拉森通知市常委会的决定。

扎拉森二话没说，一口应承。等官鸣刚刚离开，他便一个人关起门来，扮出摇羽毛扇的样子，悄悄地哼起了从儿子照日格图那儿学来的《空城计》：

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  
论阴阳，如反掌，博古通今。  
先帝爷，下南阳，御驾三请；  
算就了，汉家的业，鼎足三分。  
官封到，武乡侯，执掌帅印；  
东西征，南北剿，保定乾坤。

### 三

扎拉森象一道大堤坝，挡住了就业的后门。很多人怕他、恨他、诅咒他，但揪不住他的辫子，抓不住他的把柄。他的部属在极度厌恶他之后，逐渐萌生起敬畏之情，劳动局在后门风盛行时刻，开始出现秉公办事的正气。扎拉森常常收到一份份“厚礼”，装潢阔气的点心盒里，装着驴粪蛋，轻便

手提包里，装着死猫死狗。这些礼品神不知鬼不觉出现在局长办公室的写字台上，很快就成为B城饭后茶余的笑料。

扎拉森自行车轮胎上的气门芯常常被拔掉，或者被大头针扎出细细的小眼儿，自行车车把儿上还一边吊一只死耗子……

能搞这种恶作剧的，不是扎拉森官场上的冤家对头，不是因他秉公办事得罪下的仇人。肯定是那些整日无事、不能用双手换一碗饭吃的半大小子。通过各种关系办了“困退”、

“病退”的兵团战士，从农村返城的知识青年，“身边留一个”的待业青年，他们象一股股汹涌的激流，突击着扎拉森这个堤坝。而他们周围的父母兄弟姊妹、姑姑叔叔姨姨婶婶，眼睁睁看着自十六、七到二十七、八岁的小青年无事可干，前程暗淡，自然汇成了愤怒的大潮，一浪高过一浪地冲击着扎拉森的堤坝。在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年代，扎拉森被卷在漩涡中心。

正式下达国营企业招工指标的文件还没到，市革委会头面人物的电话已通向劳动局长，这是权威性的指令：

“喂，局长大人——独立团团长同志！这次指标又快到了，总要考虑一下几位负责同志的子女了吧！不会让你为难，占咱们几个指标，在别的城市安排工作嘛，不会产生影响，你这个系统‘独立’性太强，不符合‘一元化’吧？”

“要指标？你为什么不来兼我这个局长？让我当局长，还是让我自己‘执掌帅印’吧。”

啪！局长电话撂了。

顶上面，扎拉森有犄角。可是，他最怕看到那些老工人，双手哆哆嗦嗦，一把鼻涕一把泪，只求局长让孩子有一个饭碗。为数不多的指标市面上早放出了风，扎拉森早晨上班，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迎上来，噗通一声，跪在他自行车车轮前面，“挡驾”请愿：

“马刀局长，我求求你呀，可别把我大孙子的指标砍下来呀……”

扎拉森扶起老人，铁石心肠的硬汉子两眼绽开泪花，想

不出安慰老人的话。指标，这是我扎拉森定的？我愿意看见没事干的男男女女小青年们满街乱窜、惹事生非？

激流，潮水，没冲垮扎拉森。怎么对付这条汉子？再聪明的人也想不出“弹劾”他的点子。他真硬啊，硬在他自己一身正气：被部队文工团除名的老婆，至今没安排工作；家里四个孩子，除了最小的在上学、大女儿下了乡，两个孩子也在待业。

关于劳动局长的私人档案材料，是街谈巷议的话题，在得知他的经济状况后，大有同情他的人在。在这段只长胡子不长钱的年代，扎拉森当年骑兵中校这个特别的工资（转业后掉了几十块），养六口之家，还要寄钱给自己和老婆的双亲。劳动局长骑着破“永久”自行车上下班，家里连立柜、沙发都置办不起。这年头儿，哪个手里有点权的不捞足了油水？扎拉森两袖清风。

一次又一次招工过后，B城的人们发现扎拉森果然丁是丁、卯是卯，没为大干部开绿灯、没为亲戚朋友开后门，对扎拉森的诅咒之声日渐平息。

“漏烟的炉灶没米的锅，炕上躺个病老婆”，这是人生凄苦的事。扎拉森的炉灶倒不漏烟，粗茶淡饭也能维持，只是容貌漂亮的夫人在运动中为丈夫担惊受怕，为儿女操心，心脏出了毛病，一病带百病，常常病卧在床，炉灶上少不了个药罐子。儿女乌兰托娅在农村劳动，一年回来两次看看家。家务重担，一直落在大儿子照日格图身上。

照日格图，扎拉森向外人介绍时，喜欢用汉民族的习惯称他为“犬子”。如果说扎拉森把一生真挚的爱情都献给了“贱内”奥丹，那么他把自己对未来的希望都寄托在“犬子”照日格图身上。

照日格图呱呱坠地时，中校迫不及待地看到象褪了毛的小家雀儿似的婴儿，长着比花生仁儿大不了多少的“小鸟”。哈哈，我扎拉森后继有人，要为祖宗接代了！奥丹在产房期间，他请来政委和积怨三年的文工团长，团长的寓所充满茅台的香气。

“把我的台柱子抢来为你添了公子，公子将来要当将军罗！”文工团长牢骚中大有捧场奉承之意。

“犬子能小有长进，先拜谢你文工团长伯伯！”扎拉森喜形于色。

“什么时候才允许我向公子讲你把人家大姑娘锁在自己房里那段？”团政委当初为此大费脑筋。

“这是只限于咱们三人掌握的军事机密。军人办事，能婆婆妈妈？我的恋爱历史不写出那一页，真愧对我那两条杠杠、一对儿星星！”扎拉森颇为自豪。

中校亲手为儿子洗襁褓，睡觉时把小肉蛋儿似的胖儿子放在自己的肚皮上。

照日格图会笑了，没牙老太太似的婴儿的笑容，把生活最大的欢乐注入到扎拉森的心扉。瞧胖儿子的眉眼鼻子嘴巴，哪一处都有我扎拉森的影子！

扎拉森得意洋洋为儿子唱出骑兵风味的催眠曲：

骑兵、打仗、上战场，

当兵、当官，“抢”个好姑娘。

.....

好不容易盼到儿子东摇西摆能走几步了，胖小子蹬上了小马靴，戴上了小大盖帽，穿上了小马裤，小军官服上，有奥丹缝制的小中校肩章。照日格图学会了龇牙咧嘴喊“杀”，手上握着爸爸精心做的木头小马刀。大中校把小中校放在脖梗儿上，小中校高举着战刀。“将门出虎子”，照日格图将来一定是将军，说不定还是骑兵元帅呢！大中校抱着小中校，奥丹领着漂亮的女儿乌兰托娅，卡哒卡哒的马靴声旁边是卡登卡登高跟鞋的声音，五十年代这一家人甜美的生活，当初令众人瞩目。时过境迁，扎拉森和奥丹回忆这一段时，惆怅又心酸——都过去了……

扎拉森威风凛凛，虎将姿态驻守劳动局“要塞”，颇有武夫气魄。可是一进家门，看到病西施的老婆，再看到十八岁的照日格图，就觉得心口憋闷，心灰意懒：我，当年意气

风发的骑兵团长，怎么会有这么个儿子呢？

“虎”门真出了“犬”子！

#### 四

照日格图在人生获得的第一个头衔是——小偷！他是在地狱般的现实生活中发现了“天堂”，才落了这么个可耻的名声。

扎拉森关进“牛棚”住的那些日子，奥丹每天哭天抹泪，每人每个月的生活费只给人民币捌元。照日格图是在蜜罐里泡大的，现在一下子掉进了胆汁儿、巴豆、黄连汤里。

街上每天乱糟糟的，斗过来斗过去。照日格图十来岁的年纪，还不大懂得分担父母的忧愁。他依孩子的天性，跟一伙儿半大小子饿着肚皮傻玩傻闹。戴高帽、敲脸盆、身上贴纸条儿……有一天，孩子们乘守门人不注意，溜进一家高级宾馆。这里树木幽深、花草繁茂，在大大小小野心勃勃的人胡作非为的时候，孩子们在这绿色的天地里寻到了一片乐土。

孩子们发现了一个地下室的门，这门设在很不显眼的地方，锁虚挂在门栓上，并没有锁死。大概是管理人员正在交代问题，顾不上照顾这间地下室了吧。孩子们带着探险、好奇、神秘的心情，悄悄地拿掉锁，推开门，走进了黑黑的地下室。走过很长一段走廊，在黑暗的长廊中孩子们手挽着手，用电影上的英雄鼓起自己的勇气，寻找电灯开关。灯亮了，啊，这是一个什么地方呀！

这里有各种罐头、高级酒、烟，还有崭新的沙发……显然，这是高级宾馆的地下仓库。在角落处，放着一大堆因破四旧而被闲置起来的七十八转黑色大唱片和一架手摇“戏匣子”（唱机）。真是到了《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中的宝洞，孩子们蹦跳着，各自显示着自己的雄才大略和孩子的小心计：第一，不要被外人发现；第二，不许对任何人讲……那一把虚设的锁又由一位宁愿牺牲自己的孩子跑到外面挂到了

门上，并兼任哨兵，孩子们脱掉衣物当包袱皮，捡那适合孩子需要的东西尽情拿吧。一切完毕，迅速转移阵地，跑到郊外小树林里开始享受天堂中的欢乐。

半大小子们象花果山水帘洞中的群猴，眉飞色舞，得意忘形，吃着罐头，喝着美酒、叼着大中华。最好玩的自然是“戏匣子”，一张唱片一个风味儿，孩子们记性好，听几遍，也哼哼出味儿来了。

东西挥霍完了，再偷跑进地下室宝洞里去取，货源充足，大可供孩子们开心。过了两个多月开心日子，那里唱片响起的京剧、评剧、晋剧、豫剧、山东柳腔、河北梆子、黄梅戏、西河大鼓……也深深印在了照日格图记忆之中，唱起来维妙维肖，传神极了。时间长了，孩子警惕性减弱了，在一次比赛酒量，喝了足量的通化高级红葡萄酒，昏昏然睡在郊外小树林的草地上之后，天堂的岁月结束了，一个个被关进了群众专政的禁闭室。“由走资派策划的一起重大盗窃案”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轰动了B城。“走资派”利用少年儿童反抗“文化大革命”的铁证，便是一伙站在大卡车上游街示众的剃了光头的孩子。

照日格图胸前挂着“小偷”的大纸牌，低着小光脑袋，耳朵里还响着七十八转唱片那嘶嘶哑哑的唱戏声：

没来由，遭刑宪，受此大难；  
看起来，老天爷，顺水推船。

.....

法场上，一个个，流泪满面；  
都说道，我窦娥，死得可怜。

.....

孩子最怕娘见到自己，他用眼睛扫视人群，那无数目光自然是吃惊、疑惑、同情。卡车开得很慢，很慢，猛然间，照日格图看到了妈妈正挤在人群里，用目光寻找自己。母亲咬着嘴唇，脸色苍白，眼睛里没有泪，只有愤怒和仇恨。照日格图恨不得一下子扑到妈妈怀中，但双手已绑住，卡车正缓

缓行进。

年幼无知的照日格图被判了三年劳动教养。筛了一年多沙子之后，扎拉森的战友、当年的少校巴拉哈接任B城公安局长，他带着怒火一手操办，把照日格图提前放了出来。照日格图由妈妈接回家，心惊胆战进了家门，准备让爸爸用皮带猛抽一顿。坐了大半年牛棚的扎拉森，瞪圆了眼睛，上下打量着宝贝儿子，恶狠狠地盯着照日格图怯生生的眼睛，冷冷地说：

“没出息！给我坐下！”

照日格图坐到桌旁板凳上，低下了头。

“把头抬起来！”

照日格图慢慢抬起了头，准备迎接两个大嘴巴。

扎拉森从柜里取出一瓶骆驼牌二锅（当时B城最好的酒），给儿子斟上一盅酒：

“听说你有了酒量？还会唱京戏？把这酒一口灌进去！教你老爹唱一段！你老爹小时候也偷过酒喝，那是逼的。孩子他娘，炖上肉，炒盘鸡蛋，庆贺咱全家团圆！”

十一岁的孩子抱住了爸爸的大腿，呜呜大哭起来，哭得扎拉森咬住牙不让泪水流出来，用训斥的粗嗓门吓道：

“你是耗子吗？眼睛里的光那么懦弱，不是扎拉森的儿子！把泪水当尿撒出去，不许从眼睛里挤出来！你们只能发现地下仓库，不善于长时间地利用这地下仓库，是指挥失误。以后，多听你老爹的，省得逮住去筛沙子！”

奥丹劝道：

“你怎么这么教育孩子？”

扎拉森斜眼看看漂亮老婆：

“你怎么教育？教他随音乐跳舞、一个拍节不错？我不养猴儿，小猴儿只知道随敲锣的转转儿。虎门无犬子，我要养个大老虎！照日格图，我的儿啊，给你老爹气气派派地站起来，让老爹好好看看你！”

筛沙子累得瘦弱的照日格图，冰冷了一年多的心一下子暖热了，双眸中的光一下子明亮起来，脸上流露出笑意。扎